

A close-up photograph of a woman with dark hair, wearing a black dress and a headpiece adorned with a large, colorful floral ornament. S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left of the camera with a subtle expression.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, highlighting her features against a dark background.

# 黑手浪女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(美) 约瑟夫·苔蒙纳 著

孙云波 朱宏伟 译

Joseph Dimona

Last Man at Arlington

---

---

根据伦敦 Futur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75年版译出

装帧设计：尹见升

## 黑 手 浪 女

(美)约瑟夫·苔蒙纳著

孙云波 朱宏伟译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湖南省汨罗市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5印张 2插页 266千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湖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,000册

ISBN 7-5059-0673-9/1·440 定价：3.05元

# 目 录

- 第一部：**一纸匿名暗杀信，势若石破惊天，国会议员、总统密友作贼心虚、魂荡神摇，情妇色鬼，唯恐没有明天。  
..... (1)
- 第二部：**司法当局明查暗访，杀手诡计多端，街头浪女大显身手，杀手巧窃文件，子夜电话紧催，议员坠车悬崖。  
..... (38)
- 第三部：**好色鬼情欲难耐，怀抱裸女没了没完，命若游丝也把女人死缠；且看杀人手法鲜为人见，拿起电话听筒一命归天。  
.....(100)
- 第四部：**案情调查柳暗花明，谋杀动机端倪渐显，中央情报局如坐针毡，老牌特工无济于事，海底试验场壁垒森严，野性妙龄女郎，当众扒下衣衫，不拒肥老大汉；部长助理忙中偷闲、云情雨恨莺啼床翻，经纪人春风一度，小命如系一线。  
.....(161)
- 第五部：**多伦多血战，老牌特工饮恨深山，爆炸性的丑闻行将与众见面，情报局手忙脚乱，一场搏杀就在他们之间。  
.....(308)

## 第一部：

一纸匿名暗杀信、势若石破天惊  
天。国会议员、总统密友魂荡神摇，  
淫妇色鬼，唯恐没有明天。

# 1

1973年10月15日，星期一，下午三点一刻，斯蒂芬尼·斯波尔丁丝毫未察觉到死神正悄无声息地向自己逼近，一支装有四倍望远瞄准镜的L—E型冲锋枪口正死死咬着自己。

端枪瞄准斯蒂芬尼的小伙子伏在灌木丛中，以一种临战姿态叉开两腿；他叫艾伦·洛厄尔。洛厄尔盯着斯蒂芬尼钻进她那辆配有专职司机的林肯大陆人轿车；轿车就停靠在她那幢毗连庞德岭的红砖宅第前面。洛厄尔见司机闪身进了驾驶座，砰然关上车门。轿车骤然间生机勃勃地抖动起来，驶离宅第前的车道，拐上了洛厄尔脚下的公路。

艾伦暗自思忖，自打离开越南，自己还从未杀过任何女人。这次能否下得了手，他心里没谱。

轿车轻捷地朝他驶来。他将瞄准镜移向轿车后座，寻象器上立时映现出一张被放大到差不多令人发怵的脸孔。洛厄尔下意识地将瞄准镜上的十字标线移至斯蒂芬尼额前；那纤弱灵秀的姿容、深陷的双眼、卷翘的秀鼻及蓬松垂肩的乌发，全然引不起洛厄尔任何兴趣。此刻，斯蒂芬尼正同司机闲聊着什么，一对绿眸流光溢彩；司机回复了几句，她禁不住纵声大笑。

她即将死去，莫名其妙地死去，艾伦揣度着；他注定要以这样的方式了却生命的旅程。他的食指紧贴着扳机，想象

着她脑袋炸开，头骨崩裂的情景，想象着她纵情的欢笑连同她的灵魂一道嘎然而止息。

俄顷，大陆人轿车安然无恙地疾驶而过。艾伦立起身，旋下L—E型冲锋枪的枪托，然后将枪身和枪托装进帆布背袋。他迈步走出灌木丛，踏上公路，准备搭便车返回市区。一辆摩托车捎带上他，风驰电掣般驶入庞德岭。行至火车站，艾伦下了摩托车，他将搭乘下一趟火车返回纽约。

在中央火车站，艾伦径直来到询问台前，按预定计划同一个身穿棕褐色毛线衫、牛仔裤的小伙子会面。艾伦将帆布背袋交给这位小伙子。

## 2

摘自艾伦·洛厄尔1973年10月22日日记：

勤学经年，今晚终得报偿。我从设计袋里取出两件简易的撬锁工具，只身来到华道尔夫饭店<sup>①</sup>卡森的房间。看看四下无人，我迅速将工具插入锁孔，朝上方猛推；然后将另一样工具插入，朝下方旋转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响，房门开了。进屋后，我首先搜寻卡森的护照，然后按照计划，将一枚印有肯尼迪头像的半美元硬币放到他的床上。

半夜时分，我漫步在第九大道上；流浪汉、瘾君子、强盗、黑人娼妓、拉皮条者……几乎比比皆是。这，就是1973年展示在美国街头的文明；这，就是我为之奋斗的劳苦大众。

……每当心情抑郁之时，我真想杀了威廉斯——撕开他的上衣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可这样做未免太便宜他了。我要让他活受罪，让他吃够苦头；他这是罪有应得！

又过了两小时，我依然毫无倦意。我睡不着，我太激动了！我刚看完以上这些文字，字字句句活像出自一个杀人狂的手笔。但我不是杀人狂，我是一个战士，一个有头脑，能思考的战士。

---

① 纽约一家豪华饭店——译注



### 3

萨拉打开前门，威廉斯陪着好友约翰·纽豪斯走进起居室。“苏珊来过电话，”萨拉告诉纽豪斯，“她得耽搁一会儿，眼下她正在录制巴克利参议员的讲话。议员整整迟到了一个小时。”

苏珊·格雷是华盛顿遐迹闻名的才女；她主持一个电视节目，经常在电视上露面，满腔热忱地抨击自我意识，利己主义。眼下，她同纽豪斯保持着一种异常亲密的关系。

“可怜的巴克利。”纽豪斯说，“苏珊会把他一片一片生吞活剥的。”

“不过，你们能不能帮着把火腿切成薄片？”萨拉一边引领二人去屋后的庭院，一边问。

当晚，大家很少闲聊；纽豪斯急于同威廉斯讨论午餐时的话题，他认为威廉斯应继续留在司法部。“不管怎么说，乔治，我们毕竟是肯尼迪时代幸存下来的最后一批难民。如今，我们已遍及政府各个部门，因此，制止尼克松那帮人的胡作非为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。”

说话的当口，苏珊赶到了。好一个赤褐色头发的绝色女子：挺括的鼻梁，短短的秀发，一套粉红色衣裙裁剪得短小精巧，伶牙利齿，叫人难以招架。菜肴上齐，晚餐开始，同往常一样，这又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晚间聚会。大伙一直聊到深夜一点；当纽豪斯和苏珊起身告辞时，乔治·威廉斯

这才在过道的小桌上发现了那封信件。

威廉斯随手拾起信件，进了书房，然后斟上一杯白兰地，打开信封。

这是一封打印的信件，信尾未署名，只有寥寥几行文字：

1973年11月22日是我们已故总统的十周年忌日。由于诸种你完全明白的原因，我们拟用下列人士的寿终正寝来祭奠肯迪尼的亡灵：

乔治·威廉斯  
詹姆斯·卡森  
托马斯·梅德维克  
埃弗雷特·梅伦  
斯蒂芬妮·斯波尔丁  
罗伯特·沃内基

天啊！威廉斯顿觉天旋地转。妻子走进书房时，那封信依旧摊在面前。妻子蓦然觉察到丈夫的失态，问：“怎么啦，乔治？”

威廉斯刚要将信件递给萨拉，但旋即又改变了主意，他将信件插回信封，揣到衣兜里。“司法部的一桩公务，真烦死人了。”

“你在骗我，乔治。咱们可从来没在家里接手部里的公事。”

“可这次不同于往常。”

萨拉探寻似地打量着丈夫。“好吧，要是你老这么沮丧，趁你还没发脾气，我这就上床睡觉。”

“烦心事儿多着哩，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件，萨拉。请原谅，对这事儿我无可奉告。”

“我明白。不过，你也不要任何事情都看得那么严重，死不了人的。”

萨拉穿过铺着绿地毯的走廊走向卧室。一个多愁善感的妻子，一个对自己丈夫了若指掌的妻子！只消看上一眼威廉斯脸上的神情，萨拉即可明白一切。显然，又一个危机在孕育之中，又一段无从察觉的可怕时期将接踵而至。

八年前，在威廉斯经历了那桩可怕的斯蒂芬尼·斯波尔丁风流事件后，萨拉嫁给了乔治。一个象乔治·威廉斯那样富于魅力的男子居然会娶她这样一个相貌平平、且大他两岁的女人为妻，她既感到惊诧，又感到幸福。同斯蒂芬尼的美色相比，萨拉不免自惭形秽。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，她自己亦深明这点。可乔治似乎仍很爱她，以他特有的方式爱恋着她。

就萨拉所知，丈夫对自己的忠实毋庸置疑；但反过来，他又使自己的生活中同萨拉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。对于司法部的公务，丈夫可谓殚精竭虑了。萨拉不止一次听人们谈起自己的丈夫，都说他是司法部的一大怪才。乔治总是一丝不苟地接手各种案件，总是事无巨细地进行案情调查，而他的辩护也总是获得成功。

八年来，萨拉不止一次见丈夫接手新案；但接手新案亦即意味着丈夫在自己眼前消声匿迹。有时，乔治就活脱脱立在自己面前，但他的心思却是咫尺天涯；他老是在探究、思索各种事情。他常常呆在城里，要不就外出旅行，即便回

家，也难得说上一句话。作为妻子，萨拉企盼平和安宁的家庭生活，憧憬着同密友们分享和睦的晚餐——但事与愿违，她不得不忍受那一个接一个，没完没了的危机感。

有时……不，有好几次，就象现在这样……她真想挪下乔治，让他自个儿去思念斯蒂芬尼那条母狗。斯蒂芬尼绝不会容忍乔治将全副精力都倾注在工作上的。她会把乔治拖出办公室，把他的冥思苦想扯得粉碎，只要能阻止他，干什么她都会在所不惜——萨拉相信，斯蒂芬尼这人向来就无所不为。

萨拉脱掉衣服和长统袜。上帝呵，自己想要的不就是搂着丈夫上床吗？不过，她清楚地知道，至少今晚是没机会了。

几分钟后，萨拉走进浴室。水流如注，哗哗地顺着身子往下淌。这可是一具令萨拉颇为自豪的胴体！丰满的双乳，纤柔的臀部，在丈夫的部里，即便在斯蒂芬妮面前，这具肉体上的哪一个部位也不会令萨拉自惭形秽。

让斯蒂芬妮见鬼去吧！她干嘛老想着那条母狗呢？对于乔治，她今晚干嘛老显得忧心忡忡呢？不就是他刚接手的一桩案子吗？还能有什么呢？

萨拉忆起昔日那些美妙的时光，忆起他们第一次交欢的情景……

威廉斯懒洋洋地搂着萨拉，他依旧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之中，斯蒂芬妮那秀色可餐的情影无时无刻不在他的脑际频频闪现。威廉斯青睐萨拉与其说是一见倾心，倒不说是为了寻求解脱，为了在萨拉的肉体上发泄积压良久的情欲。

乔治·威廉斯缓缓脱掉萨拉的内衣，解开乳罩，黯淡的双眸立时迸射出痴迷的光彩。他还从未看到过如此敦实硕大的乳房：圆锥状的乳峰倔强地挺立胸际，宛能两座遥遥相对的小山；白晰的皮肤衬着奶头淡如的乳晕，透衬着春情勃发的性感。威廉斯全然忘记了萨拉平庸的外貌，这对壮硕的乳房充塞着他脑海的全部空间。

乔治·威廉斯一向迷恋女人的大乳房。

他轻柔地抚摸着萨拉的一只乳房，奇妙的触感令他心神驰；随后，他俯下身子，用嘴唇呷住另一只乳房的奶头，忘情地吸吮着。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过电般在从未接受过男性爱抚的萨拉身上激荡；她深吸一口气，竭力抑制着狂乱的心跳，红唇微启，呼吸逐渐变得急促起来。

威廉斯松开奶头，一只手仍在不停地揉摸。“有人摸过吗，萨拉？”

满面潮红的萨拉双目微妙，唇齿间透出的一丝嗫嚅轻弱得宛若来自遥远的天国：“还没有呢，乔治——”

噤，华盛顿居然还有二十三岁的处女？真见鬼！

威廉斯腾出手脱下萨拉的内裤，一只手插入那肥腴修长的两腿之间，轻柔地探查着……真他妈妙极了！眼前竟活脱脱伫立着一位二十三岁的处女！

萨拉难为情了，她呐呐地说：“都二十三岁了，乔治，还没干过那种事，你该不会——”

威廉斯纵声大笑，他一把抱起萨拉，扔到了床上。

萨拉如痴如醉地分开两腿，热切地盯住正在脱衣的威廉斯，希冀着那朦胧中的美妙时刻……

“死不了人的。”一小时过去了，可乔治依旧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，这几个字走马灯似地在他脑海中穿行。

今天是1973年10月22日。倘若这是一封奥斯瓦尔德<sup>①</sup>式的恐吓信，屈指数来，他威廉斯还能在这个世上活上三十天。在1973年的美国，这类丧心病狂的狗杂种可谓比比皆是，不错，比比皆是。在司法部，这可是尽人皆知的事。

黑名单上的人名同肯尼迪遇刺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呢？这些人何罪之有？在肯尼迪政府中，他们谁也算不上什么重要人物；对其中的两人——詹姆斯·卡森和埃弗雷特·梅伦——威廉斯压根就闻所未闻。最令人不解的是，他自己居然也上了黑名单！遥想当年，自己不也同其他人一样“默默无闻”吗？更有甚者，总统根本就不认识威廉斯这个人。

威廉斯信步走进屋后的庭院。他必须将此事弄清楚，否则今晚就别想睡觉。空中，月亮在云朵中穿行，柔和皎洁的月光泻满草坪。威廉斯坐到一把躺椅边上，眼望着游泳池那波光粼粼的水面，思绪纷扰，往事历历……

纷扰的思绪一旦拉回到十年前，威廉斯顿觉自己焕发出青春，全身重又激荡起开朗乐观的热忱。他忆起那些令人心旷神怡的日时。美国总统伫立在一个扫净积雪的就职讲坛上发表演说；威廉斯坚信，美国的未来必将属于年轻的一代。总统这样说：“此时此刻，我要向我们的朋友乃至敌人庄严宣告，神圣的火炬业已递交到我们新一代人手中……我决不

---

<sup>①</sup>奥斯瓦尔德（1939—1963）：据传此人系杀害肯尼迪总统的凶手——译注。

会逃避此项重任，我将欣然领命。”

寒风 拂乱了罗伯特·弗罗斯特的头发；火炬，在就职讲坛上熊熊燃烧；艾森豪威尔怔怔地凝视着前方，思索着这个国家所经历的磨难；最高法院院长沃伦那冻得僵直的五指间捏着一本《圣经》，为这个高个子年轻人主持着宣誓就职仪式。年轻的乔治·威廉斯伫立国会大厦前的广场上，雪花打着旋扑向他的双眼；他默默祷告上苍，愿自己能为新总统竭尽绵薄之力。

须臾间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希望、震惊、绝望——还有这封邪恶的匿名信。按照信中的说法——“由于诸种你完全明白的原因”——难道他威廉斯同约翰·F·肯尼迪的遇刺有着某种联系，并即将为此付出生命？要知道，他历来对这位总统推崇备至，顶礼膜拜。是谁，在同他开如此恶毒的玩笑？

然而，这并不是玩笑。在司法部整整十三年的阅历，使威廉斯深深懂得情况的严重性。

威廉斯通宵未眠。翌日，他开始在司法部私下进行调查，并通过电话同联邦调查局及国内税务署的朋友取得了联系。很快，他搞到了另五位谋杀对象的住址。

这五位人士是否也收到了类似的恫赫文件？不然，就是杀手蓄意让威廉斯来传递恐惧？如果真是这样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即可获得所需的第一条线索。

# 4

艾伦·洛厄尔来到纽约第九大道630号的联合电影公司租借门市部。这是办公大楼底层的一间临街营业辅面。艾伦推开房门，铃声骤响，一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妇女应声从后室走出。

我想租看一下影片《闪光的年华》。”

这女人长着一张惹人喜爱的圆脸，鼻梁上架着一副无边眼镜。“眼下您用不着付租金，先生。您同新闻总署方面交涉一下，即可免费借给您……”

“我可没那功夫。”

“请问您的单位？”

“美国退伍军人协会。”

女人随手递过一张表格，然后消失在片架丛中。几分钟后，她捧着一个大胶片盒来到柜台前。“租看这部片子的人很多。”她告玩艾伦。“请记住，明天必须归还，因为周末期间已有人预定该片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艾伦将拷贝租金及保险押金付给那女人，然后穿过后门进入门厅，再转乘电梯上楼。几分钟后，艾伦跨进楼上音响部的剪辑室。该部负责人皮特·穆尼，一个满面带笑的爱尔兰人，以前曾解雇过艾伦·洛厄尔，但这会儿他倒显得不记前嫌了。“把剪辑放映机拿去用吧，杰夫，”他对艾伦说。



“随你用多久都行。”

艾伦装好胶片，熄掉灯，然后踩下放映踏板。

他熟悉影片的每一个镜头，但他还得看一遍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。银幕上映现出葬礼的场面：拉轡的黑马不安地挣扎着缰轡，急于开步小跑；插着彩旗的车辆；带着黑纱的杰基·肯尼迪……随后，银幕上出现了林肯纪念堂远景。艾伦松开踏板，画面随之凝滞。他凑到银幕前细细搜寻，直至发现自己所寻找的东西。

半小时后，艾伦将影片交还给租借门市部的女士，然后沿大街来到阿丈咖啡馆。他要了一块汉堡包和一瓶可口可乐，旁边的柜台前坐着一位漂亮姑娘，但他无暇顾及这些，他正忙着思考自己的行动计划。

迄今，威廉斯很可能已向另外五人发出了警报。倘若卡森仍在自己的旅馆客房就寝，那他无疑已接到两道警谕。不过，卡森这人向来谨慎机敏，现在下结论似乎为时尚早。